

把換洗的衣物和必備的用品裝進旅行小背包裡，再從牛仔褲的口袋掏出一張公車票，緊緊地握在手裡。我對著鏡子戴上了棒球帽，跟鏡中的自己說：「走吧！出發尋寶去囉！」

小背包裡有一份尋寶圖。因為尋寶的路途又長又遠，所以這份尋寶圖是一張很長很長的紙條，像底片和圓筒衛生紙那樣捲起來，再用橡皮筋圈住。打開的時候，只露出三條岔路的地點，讓人有不同的選擇。

我站在路口的站牌下，選擇了一輛能載我前進到目的地的公車。遠遠的，車子從縱橫交錯的道路開過來了。

尋寶圖上畫的路線也經過了巧心的安排。有時歧路分岔，有時又相互交會，一左轉進入了黑暗的森林，一右彎又到了明媚的百花村。這種豐富多變的尋寶過程，是我最喜歡的遊戲之一。

車子沿路緩緩駛近，我招一招手，跳上車，在一個靠窗的位子坐下來。陽光從窗外伸進來，金色的大手摸摸我的頭，彷彿在說：「很好，很勇敢！」

我把背包移到胸前，兩手抱住，隨著車子行走如在紙上探索的手指，慢慢舒展了記憶的尋寶圖……

當車子由市區穿出擁擠的柏油大道，往郊外的山路走去時，四周的景物也開始釋放出寶物的光彩了——

山路的右側，有一條小徑通往山下的溪流。溪水瑩瑩剔透，像水晶般閃閃奪目，溪底的鵝卵石又圓又光滑，摸起來像璧玉般冰冰涼涼。

山路的左側，是綿延的鬱茂山林。生長著不同的樹和各類藤蔓，像一面翡翠屏風，只隨四季變換著深淺的綠。

再蜿蜒而上，出現岔路。車子一個轉彎，行入了山後。這時，視野豁然開廣，農家紅瓦矮籬在陽光中閃爍著金玉光輝。

阿媽家就在眼前了！
這是我離開童年生長的地方，上台北念書後，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回來這裡。

下了車，走在鄉野的小徑上，幾個孩子蹲在路邊玩。其中一個見了我，高興地飛奔過來。我摸摸他的頭，說：「走！我畫了一份藏寶圖，我們回家玩！」

我牽著小堂弟的手，穿過竹林，走過廟口，不向左轉也不右彎，筆直朝前走去。尋寶圖的終點是一幢三合院的紅瓦房。我對著屋內大聲喊著：

「阿媽！我回來了！」

在四濺的水花中，往事歷歷，掠上心頭。我想起小時候通學，上下學都得行經父親上班的鄉公所旁。常常下課後，筋疲力竭，便轉進爸爸的辦公室，等他下班，用腳踏車送我回去。父親的同事，不拘老小，見了我必高聲大喊：

「嗨！天送兄，你那撒嬌女兒來了。」

父親總是喜孜孜的迎上來，幫我提過沉重的書包。當時，我那身淺藍襯衫、深藍褶裙的臺中女中制服想是給父親帶來許多榮耀的，畢竟鄉下地方，能考上臺中一流的女中的，是鳳毛麟角。我每回去，他總是講話特別大聲，動作特別誇大，故意問我考試成績如何，而當時正值叛逆期的我，總是故意不讓他的虛榮得逞。父親是極珍愛我們父女同騎腳踏車，碾過長長的歸途的那段時光的，而我，其實手攬著父親清瘦的腰身，也為著有這麼位玉樹臨風般的父親而感到無限快樂。然而，我卻緊緊抓住父親掩飾不住的弱點，當他熱切的問我：

「明天，還來辦公室等我嗎？」

我總是矯情地拿喬，故作猶豫地說：

「不一定啦！明天再看看！」

當年那種對擁有父親全然的寵愛的自信滿滿的模像，想來亦正是得自父親的遺傳吧！

當我大學畢業後，開始做事賺錢，父親一直走在前頭引領我前進。當我還是助教時，他已向外宣稱女兒擔任講師，研究所剛畢業任講師，他馬上主動幫我升等為副教授，我一路追趕不及，有時也不免停在路邊喘息埋怨。然而，小時候愛臉的我，不也曾因父親初中的學歷不夠光彩，而幾度向同學們宣稱父親是高級中學畢業嗎？有一回，甚至差一點偽造文書，在學校發下的表格上父親的「職務」欄內，主動為他升級為「課長」，只為嫌棄小小「課員」，在同學間擁有顯赫頭銜的爸爸群裡，實在太過寒碇。二十多年的歲月飛逝，昔日看不破虛名的小女兒在水深浪闊的十里紅塵中翻滾浮沉過後，已逐漸領悟素樸澹定的丰采，反倒蹣跚的老父卻回首眺望繁華虛幻的海市蜃樓。

風霧器裡，終於再也擠壓不出任何水花。我頹然放下，跌坐在祭壇前的泥地上，和父親四目相視。人人都說兄弟姊妹中，我長得最像父親，長臉孔、挺鼻梁、薄脣、尖下巴，他們看到的是容貌，我知道的卻是看不見的心思，自小我便是父親如影隨形的小跟班。如今，形之不存，影將安附？

清晨

顏福南

是誰在一大清早灑下濃濃的晨霧，叫五彩繽紛的世界一下子成為白茫茫的一片。清晨的霧像籠罩一層美麗的婚紗，歌頌著一天的開始。

晨霧中，只聽見麻雀的吱吱喳喳和公雞的喔喔啼。一場清晨的戲劇，隨著白茫茫的序幕，隨時準備登場：早起荷鋤的農夫，晨跑的人們、忙碌的家庭主婦……，大家歡天喜地的迎接早晨的到來。

終於，白茫茫的帷幕拉開了，太陽金色的腳步踏遍了大地。嘩然一聲，揭開了熱鬧的一天。晨霧散盡，這又是一個五彩繽紛的世界。

綠油油的稻田受到了微風的鼓舞，輕快的扭身搖擺。碧澄澄的湖水裡有金魚快樂的優游。遠方的青山點綴著一隻一隻的白鷺鷥。五彩的公雞驕傲的走過農舍。大家紛紛以最美麗的姿勢，對清晨的登場報以熱烈的迴響。清晨，熱鬧而繁華。

小朋友穿好衣服，走向學校的路，腳步輕快而喜悅。農夫荷著鋤頭，吹著口哨走向田裡。晨跑的人汗涔涔落下，心情卻喜孜孜。車子一輛一輛「叭叭」的路上，每個人都滿臉笑容，要期待一天的收穫。

我坐了下來，靜靜的看著天空快樂飛翔的燕子。沒有人知道，我是一隻自由自在的鳥兒，馳騁在自己想像的天空。

藍蝴蝶

林清玄

在一個狹長的山谷裡，住了一群白蝴蝶，它們居住在溪水邊，吸食腐木的汁液維生。

有一隻毛毛蟲，每天看著藍天，還有藍天下飛過的多采多姿的蝴蝶，它心裡總是想著：「為什麼我不能變成一隻藍蝴蝶呢？為什麼我不能像多采多姿的蝴蝶一樣，以採花維生呢？」

於是，吃著樹葉的空檔，別的毛毛蟲都睡了，這隻毛毛蟲就獨自冥想，想著自己生出美麗的藍翅膀，在藍天下飛來飛去，分不清自己是飛在藍天，或者是藍天印在自己的翼上。

每天每天，毛毛蟲都這樣深深的冥想。

奇怪的事終於發生了，當所有的毛毛蟲都長出白翅膀時，那隻毛毛蟲卻長出一對藍翅膀，藍得像藍天一般。

別的蝴蝶一誕生，就飛下土地，吸食腐木的汁液。只有藍蝴蝶一飛沖天，在藍天下飛舞，從一朵花舞過另一朵花，它心裡想著：「百花是如此的美味，為什麼白蝴蝶都不知道呢？在天空下飛舞是這麼快樂，為什麼白蝴蝶都不願意飛舞呢？」

藍蝴蝶一邊快樂的飛舞，一邊冥想，希望自己的子子孫孫都能化成藍蝴蝶，都能飛舞在藍天中，吸吮百花的芬芳。

那些聚居在山谷底部的白蝴蝶偶然抬頭，看見和自己長得很像的藍蝴蝶，在空中轉來轉去，都以為自己在做夢，把藍天夢成了翅膀。

許多許多年之後，在那狹長的山谷裡住了一群白蝴蝶和一群藍蝴蝶。

白蝴蝶一出生，便飛到地上，吸食樹木的汁液。

藍蝴蝶一出生，便飛上空中，在藍天飛舞，吸食百花的芬芳，它們藍之又藍，藍得比它們的祖先——第一隻藍蝴蝶——還要藍；它們自由自在，比第一隻藍蝴蝶飛得更高更遠。

色香味的陽光

林芳萍

阿媽家的陽光是有色香味的。

當它停在那棵蓮霧樹上時，風也是停的。所有的蓮霧鈴鐺都靜悄悄地掛著，不響了，等著讓陽光染紅她們的小臉。於是，每一天，枝頭上都會又多了幾個紅色的小鈴鐺，在風裡輕輕搖擺地唱歌。所以我想，蓮霧樹上的陽光，應該是紅色的吧？

在不遠處，還有一株葡萄藤和兩棵木瓜樹，再過去一點，是阿旺伯家的一片芭樂果園。這幾天，陽光照著照著，葡萄變紫了，木瓜變黃了。芭樂也變青翠了。所以我想，葡萄藤上的陽光應該是紫色的吧？木瓜樹上的陽光應該是橘黃色的吧？還有芭樂樹上的陽光，一定是綠油油的吧？

不久，陽光裡開始會有香味了。

當我蹲在蓮霧樹下，和滾落在地上、圓圓點點的陽光玩彈珠時，我聞到了清甜的蓮霧香，當我站在葡萄藤架下，數著陽光爬在葉上、形成的一條一條毛毛蟲時，我聞到了甜酒的葡萄香；當我停在木瓜樹下，想摘一片木瓜葉做扮家家的雨傘，仰起頭，陽光像金雨密密地灑下來時，我聞到了熟甜的木瓜香。

還有一次，阿隆哥帶著我們偷偷溜進了阿旺伯家的芭樂果園。當我們像竊竊大盜一樣穿梭在芭樂樹下，貪心地，把一顆顆深深淺淺的綠寶石往懷裡和口袋裡塞時，陽光像雷射機槍的光束，從四面八方掃射而來。奇怪的是，這雷射光竟散出了脆甜的芭樂香呢。突然，一條勇敢的黑影從陽光的槍林彈雨裡走來。這條好漢站住，張開了嘴，大聲地斥喝：「囡仔！這呢好膽，敢來偷挽芭樂！」

啊！是阿旺伯！快跑！

陽光變成一張金色的大網，從天空撒下來，要把我們罩住。只見五條影子像在網裡蹦蹦跳跳的小魚蝦般，四處奔逃。

我們說好了集合在阿媽家的茶樹梯田上。因為一層層的梯田就像一道道牆壁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我蹲在茶樹旁，看茶樹結的茶籽也是又綠又硬，好像迷你小號的芭樂，心裡還怦怦地跳，嘴裡已經開始啃芭樂了。

但是回家時，阿媽不知道從哪裡聽到風聲了。

第二天，阿媽帶著我和剛摘的一大袋蓮霧到阿旺伯家。陽光把我的臉曬得像蓮霧那麼紅，我躲在阿媽的身後，低著頭，聽阿旺伯笑著說：「後遍不可以了喔。」一抬頭，看見陽光照在阿旺伯的臉上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覺得他的臉色看起來就像他種的芭樂那麼綠呢。

我想，一定是阿媽家陽光的關係吧？